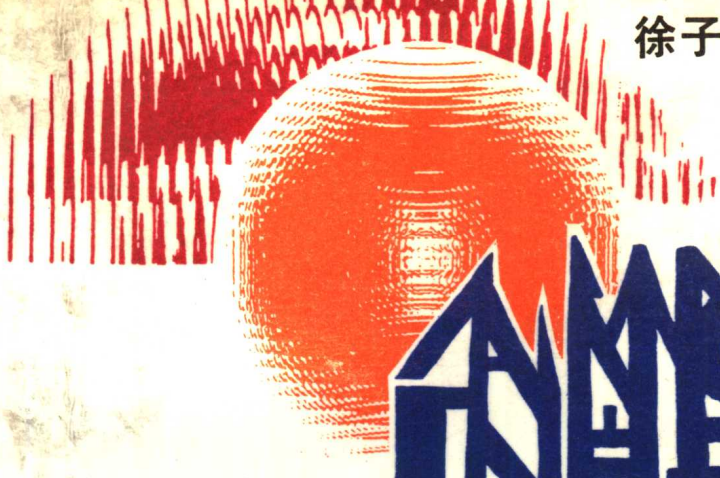


徐子芳 著



聯

旋轉的世界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徐子芳 著

旋转的世界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责任编辑·潘启贤

封面设计·宋子龙

旋 转 的 世 界

徐 子 芳

·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
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·
787×1092毫米 1/32 9.375印张 202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ISBN7—5048—0706—0/I·162

定价: 3.00元

目 次

原 野 的 呼 唤	凤还巢..... (1)
	凤鸣中都..... (7)
	龙兴寺联语..... (23)
	麒麟送子..... (27)
	皖东春讯..... (32)
	螃蟹岛..... (49)
	野渡生春潮..... (54)
	醉翁酒之兴..... (60)
	刁士英的路标..... (66)
	中国农民出国纪事..... (88)
	还是当年那颗心..... (114)
	福音..... (159)
	天堂茶香..... (164)
	故乡的年夜饭..... (169)
	沸腾的湖滨..... (175)

旋
转
的
世
界

橘颂.....	(182)
爱晚亭漫记.....	(185)
指点江山.....	(193)
《修养》的命运.....	(197)
光明行.....	(202)
天涯歌女游琅琊.....	(207)
佛塔断想.....	(212)
又见黄山，又见黄山.....	(217)
当代徐霞客.....	(230)
“酒魔”的追求.....	(240)

昨
天
的
跋
涉

我的散文心.....	(262)
为开拓者立传.....	(269)
你的独白.....	(283)
园丁与花.....	(285)
探测生活的底蕴.....	(289)
后记.....	(294)

凤 还 巢

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好地方，
自从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
大户人家卖儿女，小户人家卖儿郎，
奴家没有儿郎卖，身背花鼓走四方……

凤阳，是历史上闻名的叫化子县。它坐落在安徽省的东北部。据说，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人外出讨饭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，甚至还有流落异域南洋的。

流落四方的凤阳人，年复一年地唱着这首歌，乞讨得一杯残汤剩羹，苟延性命；断肠鼓声，闻者凄然。

因此，只要说到凤阳，使人马上想起一个字：穷！多少年来，贫穷象一个幽灵似的，紧紧缠附在凤阳人民的身上。

凤阳县城南郊有座凤凰山。有人说，那山原来有只金凤，打它飞走了，这凤阳就开始穷起来。如果想凤阳人家富裕，除非把飞走的凤凰寻回来！

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。

600年前。朱元璋做起了皇帝。决定在他的家乡凤阳府城（原称临濠），营建一座中都城，规模要比南京、北京大

几倍哩。宰相刘基（伯温）反对朱元璋这一做法。他从朱家天下计，进谏道：“凤阳虽帝乡，然非天子建都之地。”

朱元璋不听，执意要在此建造皇城。后来，朱元璋忽然问起刘基“不宜建都”的原因，刘基说：“城北丘湖，芦苇遮天，能藏兵百万；城南马鞍山，居高临下，可架枪炮，万一这两个地方被敌兵占据，皇城安能守住？”

朱元璋这才大吃一惊，但紫禁城已经动工，只得忍痛下马。他问计于刘基，“那么，依卿之见，首都该建何处呢？”

刘基早有想法，忙道：“移一箭之地。”

朱元璋一听，正合心意。他暗暗高兴，这一箭之地，还能有多远？于是立即传令武士取箭，他弯弓就射。刘基未及阻挡，箭头嗖地一声已经朝凤凰山飞去。哪知这箭正好射中山上的那只金凤。它负痛腾空飞起，最后跌落在南京城头……

朱元璋这才下令罢建中都皇城，定都南京。但建中都城时，凤阳一带不分男女老少都充夫服役，土地大片抛荒，无人耕种。从此，凤阳人，包括建中都从江南迁来的200万“富户”，衣食无着，家贫如洗，不得不拖儿携女，打鼓卖唱，远投他乡……

后来，朱元璋却在南京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有一次，他听到凤阳人在南京打花鼓卖唱，竟然高兴地对他的臣子们说：“我做了皇帝，我家乡的人也沾光，他们唱着过好日子哩。”

今年春天，我们来到古老的风阳县，当县委副书记老吉同志讲这个“飞凤离巢”的故事时，我蓦然产生了一个奇怪

的想法：要是金凤有知，飞回来该有多好！

老吉同志听了我的话后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有意思。你想寻它吗？好，今晚在招待所歇会儿。明天我带你们下去，说不准真的能把金凤寻回来哩。”我明知道老吉是在说笑话，但却被我逗乐了，巴不得这就出发。我的心仿佛飞遍了凤阳的山山水水，寻觅传说中的金凤，哪怕拾到它一片色彩斑斓的羽毛也好。

夜晚下了一场春雨，翌晨，蓝天滴翠，流云似雪，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老吉同志兴致勃勃地邀我们出发去寻找金凤凰。

汽车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奔驰，公路两旁，是一望无际的、象春韭一样鲜嫩的麦苗，被一道道机耕路隔开，又象是方方正正的绿色棋盘。路旁的小河沟里潺潺流着碧玉似的春水，象一个顽皮的孩子嘻嘻哈哈跟着我们，唱着歌儿。泥土被春风薰过，象是褐色的软膏，袒露着体态，静静地躺着，等待着农民的锄耒接吻。迎春的鸟儿在湛蓝的天幕下低吟浅唱。

路南，在麦苗的尽处，有一道逶迤起伏的小山，与公路平行延伸，象是一个“=”号。老吉同志用手指着车窗外说：“那就是凤凰山。金凤就是从那里飞走的。”正说着，一抹流云飞过，遮住了视线上的山头。“瞧，凤凰山含羞不愿见客哩。”我的同伴打起趣来。

这时吉普车已经停下。我们走向考城公社的姚北生产队。一进村口，就呈现一派安居乐业、喜气洋洋的升平气象。去年，这里和全县一样，搞起了粮食生产“大包干”

（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），农民的干劲调动起来了，生产

管理开始走向完善。生产队长姚登凤站在一片绿油油的麦苗边，喜孜孜地说着。

当我们进入姚北队村庄时，有一个新奇的发现：家家门前都有一座小山似的土堆。经过询问，才知道里面收藏的是来不及加工的鲜山芋。去秋，这里的粮食大丰收，很多人家是“万斤粮”。仅稻米和小麦在屋里就放不下，哪有地方储藏山芋呢？于是，把一部分切山芋片，晒干后当饲料或柴禾；再剩下的，把它放在门前干地里，盖上一层厚厚的稻草，再堆上千土，糊上稀泥。这样收藏起来就可以长时间不烂，从而解决了储藏问题。姚登凤还告诉我们，去年，大秋作物登场，全县粮食丰收。农民们三更半夜起来，肩挑车运，来到粮站抢先排队，出售余粮。国家粮仓破天荒第一次不够用了，于是也只好设置露天仓库。

姚队长的话，我们听呆了。要不是在这里耳闻目睹，我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奇迹竟会发生在穷得出了名的凤阳县！

说笑中来到了姚登凤的家。这是新盖的一幢三间朝阳的砖瓦结构的房屋。他三口之家，应当说房子够宽敞了，但却显得有些拥挤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其中奥妙，原来一间堂屋和另一间全都作了“粮仓”。哪能不拥挤呢？

“拜年来了，恭喜发财呀。”老吉同志站在屋里，朗声笑着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女主人在卧室笑吟吟地答道。当她走出来，才发现都是些陌生的不速之客，她那双还没有失去笑意的双眼略带几分疑惑，打量着我们。

“还站着干什么？”听到丈夫姚登凤一声吩咐，她立即

转身进屋去了。

不久，从灶房飘出一股脆香。女主人又出来了，双手捧着一蔑萝炒得油黄焦脆的花生，一大把一大把递到我们面前。对女主人递过来的花生，我们推来推去，成了僵局。老吉同志看着急了，忙打圆场道：“吃吧，吃吧，这不是大吃大喝，吃几把花生，不算加重社员负担，也不违犯制度，这说明风阳丰收了。哈哈。”老吉笑了，主人夫妇笑了，我们也笑了。笑声溢满农村新屋，飘出门口，飘向初春的原野。

在这喜谈丰收的笑声中，农民们前些年在极左路线下惨遭破产的痛苦面容，重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讲起过去的事，姚登凤的心也揪紧了，声音颤抖起来。他说：

“那时上面来人，队里请吃请喝。走时，麻油、花生、母鸡、绿豆……一袋一袋地往车肚里塞。社员们一年忙到头，饭碗里米汤清得照见人，筷子头搅捞半天，只飘起几粒米花花，有熬不过这苦关的，就身背花鼓、儿女，怀里揣着盖有大队或者公社官印的证明，成群结队离开故土，去江南，去西北，重新过着‘查户口’、‘数门头’^①的生活。”

“红旗。朝霞。东风。鲜花。”

我忽然想起诗人们过去常常爱唱的诗句。谁能想到，那朝霞在一定时候也会变成乌云，那鲜花也会生出荆棘呢！

那别开生面的“拜年会”结束，我们跨出门来，发现大门的石壁上刻着一位无名的书法家写的“今非昔比”四个字。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，寥寥四字，总结得何等好哇！

^① “查户口”、“数门头”，意指讨饭。

下午，我们参观了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。这两个队，一直到前几年，还有大批人流浪在外。有句顺口溜说：“种20(斤)，收18(斤)，不用镰刀用手拔”。可见过去这里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低下。前王队有王家兄弟俩，长期流浪在外，家无片瓦，更不要说讨老婆了。去年实行“大包干”，他俩闻风而归，一年收了7000多斤粮食，现金收入上千元，都谈上了对象。现在，他们说：“赶我们走也不走了！”

春风搔人，夜不能寐。半夜里，我翻身起床，一轮满月正照在窗口，象一张姑娘的笑脸，月光最能动人情思。此刻，天地空旷，玲珑剔透。逝去的往事又如轻烟飘过眼前……

“啊呀，夜这么深了，怎么还没有睡觉？”突然，我的耳边响起一个亲切的声音。原来是老吉同志从外面走进来。

我抑制不住兴奋说：“你怎么也不睡呢？”

“我？……”老吉同志大笑问道，“啊，那只金凤你寻回来了吧？”

“连根羽毛也没见呢。”我说。

“不。我寻到了，它飞回来啦！悄悄落在我们今天参观的考城公社和梨园公社，落在凤阳的山山水水，还要向全省、全国飞去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？”我仍然没有完全明白老吉同志的意思。

“生产责任制！”老吉同志大声说道，“它就是飞去又归来的金凤。”

“责任制——金凤凰！”我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声。

凤鸣中都

陈庭元平稳地从大地飞上万仞高空，没有感觉到一点危险来。

坐在宽敞明亮舒适的“三叉戟”飞机的机舱里，陈庭元心境已渐趋于平静，谈笑如同平时出入农家一样自如、随便起来。他虽然从县委书记当到了地委副书记、行署专员，仍然拙于滔滔不绝的言辞，仍然没有那种矜持和严肃的所谓“领导风度”。

他此刻在想什么呢？

是濠水边那逍遥台吗？据说那里曾是庄子观鱼的地方。是衰微破败的皇陵吗？它只有使人想到那欲断肝肠的花鼓声……小小凤阳，有多少发思古幽情之地！

安徽凤阳为什么变得这样穷！有人说，打当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做了皇帝起，凤凰便飞走了。“风去山空频怅望，夕阳残树落归船。”千古兴衰之事，不堪回首。要想凤阳变得象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，除非那不知何处去的凤凰又飞回来，在“中都城”上空鸣叫三声……

他到凤阳几年了？哦，再过几个月，就五年了呢。

“五年！时间象流水一样……”他的心头掠过一道淡淡的隐忧，喟然慨叹着。

四年前，陈庭元来到了这片瘦瘠的大地，走马上任，他还有点“情绪”呢。别人被打倒了，落实政策，又官复原位。偏偏他不行。说他妻子的家庭成份有问题，不让进党的县委班子。这会儿怎么又行了，还当了县委书记？！

是统领着凤阳大地上53万民众的县委书记了。这位憨厚敦实的庄稼汉，时年刚到50岁，不知在哪儿吃了豹子胆，在这片废墟地上，搞起了“大包干”——农业生产责任制来，一下出了名！报纸、电台宣传，作家、艺术家访问，国内、国外参观者络绎不绝……

“事情快过去了哩。好汉还不提当年勇，你是共产党员，还提这事干什么？没有党的支持，没有人民的拥护，你陈庭元再有能耐，就是三头六臂，又怎么样？功劳是人民群众的，要记，记在人民的头上。”

当然，说陈庭元一点也不兴奋和激动那也是假的，但那不是报纸上第一次出现赞扬他的永不褪色的铅印的名字，而是在他看到凤阳农民家里粮食一仓一仓的、堆得象奶头山似的，他们有了温饱，有了笑容的时候。那末，这一次呢，陈庭元被选为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……

从机舱的窗口朝外俯视，脚下是重重叠叠、漫天漫地的云雾，忽然，无涯无际的飞絮般的白云扑面遮盖过来，眼前只有白茫茫一片。那云、那雾、那气，仿佛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，严严地裹起陈庭元那颗跳动的心。他，在颤抖；心，在滴血！

那是哪一天？记不清了。不，记得，记得！是1977年夏历年边，腊月二十七日，再过两天，就是除夕——大年三十。

春节，这是多么诱人的富有色彩的隆重节日！人们杀猪

宰羊，鸣鞭放炮，一家家围在饭菜飘香的桌边，喝年酒，吃年夜饭，漫话丰年盛景，满堂满屋喜气盈盈，是多么欢乐呀！

“只要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是个太平年景，就好啦。”——谁比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更容易满足呢。这样的话，陈庭元已听到了几十次！

可是就在这春节前夕，陈庭元陪同省委书记王光宇来到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，眼前却是怎样一副凄凉的、目不忍睹的景象啊：

朔风怒号，雪花漫天，苍茫荒寂的大地上，散落着几座东倒西歪的低矮茅屋，不闻一声鸡鸣，不见一行人迹，没有一点生气。死寂本来就是恐惧的伴侣，再加寒气的凝固，如同走进另外一个世界。

“嘹嘹，”陈庭元敲着一扇用芦苇扎成的柴扉，半天无人答应。

“嘹嘹，”另外一家同样如此。

人，都外流出去逃荒要饭了。

留下的，要么就是老弱病残，要么是女人看家的。陈庭元和省委书记看了一家又一家，村叟老妪无一不是单衣蔽体，寒风中佝偻着腰，瞪着一双迷茫惊恐的眼睛——莫不是债主又上门来了？还是催收公粮的？解放初期农民那阵好日子怎么就象一阵烟似的散了？好吧，叫你们这些糊涂官睁开眼看看也好，要粮，一粒没有；要命，还有半条。

陈庭元的心酸酸的。

那是谁家？哦，是杨学芹家。七口人，没有一件棉衣，一间茅房顶上还露着天，免费的寒风一个劲儿往屋里灌注。门后边，土坯支着一口锅。已是中午，灶口还是冰凉冰凉。

的，不见一粒火星。

在村口，好容易发现一位中年妇女在挖地。

“你家人呢？”陈庭元强抑着酸楚问。

“……”中年妇女木然地站在那里，没有说话。

这时，共产党的两级书记相对一视，不约而同地去拿来铁锹，傍着那位农村妇女挖起地来。

劳动被诗人赞颂为无声的诗行。在这天寒地冻的季节，两位共产党员的汗水落进地里。

中年妇女瞪着惊疑的目光，不时地瞅瞅这两个奇怪的陌生人，不知眼前又要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风云？

“你家里人呢……”陈庭元再次问道。

猜疑总算被打消，原来他们不是来揪人去批斗的，她说话了，口气依旧木然而又凄凉：

“他，他，带孩子……出去……”

还需要她说出“讨饭”二字来吗？已经够了。陈庭元悔不该在她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！

你了解我们的农民吗？他们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自私无知；帮他们挖几锹泥土是不能从根本上给他们带来幸福的！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根本价值，决不等于一个普通的或者出色的劳动力！关键在于落实那一再被亵渎的政策！

对于这一点，陈庭元同样是很明白的。多少年来，一直盘旋在他脑海里的那个重大问题，答案是越来越清楚了：要叫农民富裕起来，绑在一起吃大锅饭肯定不行！

“老陈呀，是不是给他们一点粮食……”省委书记发话了。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陈庭元接来说。

于是，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：发给全县所有困难户每人三斤大米，一斤半白面，半斤猪肉；前王庄家家有份。

猪肉一时无法落实，陈庭元又风雪迢迢赶到区食品站，要他们想尽办法解决前王的供应肉。

就这样东跑西颠，访村串户，陈庭元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远在滁县城的家。他是这年12月出任凤阳“县令”的，忙得连家也顾不得搬。

就这样任其一年一年地延续下去吗？过去怨怪朱元璋，现在呢？600多年过去了。朱家的王朝也早已覆灭了。那首流传至今的《凤阳花鼓》再那样唱下去，朱元璋地下有知，也会不买帐的……

“那么，下一步到底怎么走？”陈庭元苦苦地思索着，思索着……

大年初三凌晨三时，陈庭元再也躺不住了，连对妻子也没说一声，就起床悄悄地离开了家里。他要回到凤阳的“家”，那里有牵挂在他心头的、冷暖不知的农民兄弟姐妹！

北风呼啸，雪花狂舞。陈庭元踏着积雪，朝火车站奔去。

节日的车厢里，还空荡荡的。这个时候，谁不在家过个团圆年呢。只有那些因某种特殊原因，没有按时归去的人，或者是“流浪”异乡的人，才在这万民欢欣的节日里南来北往，飘游不定。那末，陈庭元呢？

有几个拖儿带女的农民模样的人，见陈庭元这半百之人，两手空空、孤身一人进了车厢，既不象讨饭的，又不象

探亲的，觉得好生奇怪，“莫不是来检查‘外流’的吧？”心里慌乱不安地注视着他的动态。

此刻，陈庭元的心情又何曾平静和好受过？他是恨不得一脚踏上凤阳大地啊！

火车进了临淮关车站。陈庭元早已等候在车厢门口。他匆匆地下了车，那微有佝偻的身影倏忽间便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。从临淮关到凤阳府城，沿途还有15里路，他没有坐小汽车，而是挨家挨户地去“拜年”，看望农民兄弟姐妹……

淮河，蚌埠，泰山……云雾什么时候渐渐散去的？陈庭元没有注意到。他是在挂念小岗，或是马湖？虽然机舱外是满眼阳光，虽然脚下就是泰山，人们说它是多么雄伟，从飞机上看去，只不过是盆景儿，倒也玲珑可爱，可陈庭元都无心观赏这些。

去年春节，今又春节，岁岁春节。

1979年春节期间，陈庭元又来到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。他站在村口，放眼望去，立即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：春雪在滋滋融化，河水荡着清波，阳光暖暖地照着，土地吸足了水份，松软流油；一垄垄麦苗、油菜，绿茵茵、青翠翠的，满坡满畈；村口，柳树爆出叶尖，含着雾似的青烟，雄鸡抖着血红的冠儿，咯咯地追逐着母鸡，或者立在那里引颈长啼。风雪一过，春天的气息就流荡在这荒僻的小岗村。

在凤阳，陈庭元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夏熟作物的长势，除非那些“归来”不久的自留地例外。即使马湖公社那十个搞了“联产到组”的生产队，庄稼长得也没有这么好；不过，搞了“联产到组”的地方，在1978年所有的生产队都减产的情况下，他们增产了。经陈庭元建议，县委已经决定在